



列傳卷第七十

宋史三百十一

開禧儀同直學士權軍國事兼前書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統殿前軍
勳

晏殊

龐籍

孫恭孫

王隨

章得象

呂夷簡

子公孺

公孺

張士遜

晏殊字同叔撫州臨川人七歲能屬文景德初張知白安撫江南以神童薦之帝召殊與進士千餘人並試廷中殊神氣不懼援筆立成帝嘉賞賜同進士出身宰相寇準曰殊江外人帝顧曰張九齡非江外人邪後二日復試詩賦論殊奏臣嘗私習此賦請試他

三百八十一
題帝愛其不欺既成數稱善擢秘書省正字秘閣讀書命直史館陳彭年察其所與遊處者每稱許之明年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東封恩遷光祿寺丞爲集賢校理喪父歸臨川奪服起之從祀太清宮詔修寶訓同判太常禮院喪母求終服不許再遷太常寺丞擢左正言直史館爲昇王府記室參軍歲中遷尚書戶部員外郎爲太子舍人尋知制誥判集賢院又之爲翰林學士遷左庶子帝每訪殊以事率用方寸小紙細書已答奏輒弃橐封上帝重其慎密仁宗即位章獻明肅太后奉遺詔權聽政宰相丁謂樞密

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殊建言群臣奏事太后垂簾聽之皆母得見議遂定遷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太后謂東宮舊臣恩不稱加給事中預修真宗實錄進禮部侍郎拜樞密副使上疏論張耆不可爲樞密使忤太后旨坐從幸玉清昭應宮從者持笏後至殊怒以笏撞之折齒御史彈奏罷知宣州數月改應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興學自殊始召拜御史中丞改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兵部侍郎兼秘書監爲三司使復爲樞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事加尚書左

四白令八介
丞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袞冕者太后以問殊以周官
后服對太后崩以禮部尚書罷知亳州徙陳州遷刑
部尚書以本官兼御史中丞復爲三司使陝西方用
兵殊請罷內臣監兵不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爲
攻守及募弓箭手教之以備戰鬪又請出宮中長物
助邊費凡他司之領財利者悉罷還度支悉爲施行
康定初知樞密院事遂爲樞密使進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慶曆中拜集賢殿學士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殊
平居好賢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
門及爲相益務進賢材而仲淹與韓琦富弼皆進

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帝亦奮然有意欲因群材以
更治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殊出歐陽脩爲河北都轉
運諫官奏留不許孫甫蔡襄上言宸妃生聖躬爲天
下主而殊嘗被詔誌宸妃墓沒而不言又奏論殊役
官兵治僦舍以規利坐是降工部尚書知潁州然殊
以章獻太后方臨朝故誌不敢斥言而所役兵乃輔
臣例宣借者時以謂非殊罪徙陳州又徙許州稍復
禮部刑部尚書祀明堂遷戶部以觀文殿大學士知
永興軍徙河南府遷兵部以疾請歸京師訪醫藥旣
平復求出守特留侍經筵詔五日一與起居儀從如

宰相踰年病寢劇乘輿將往視之殊即馳奏曰臣老疾行愈矣不足爲陛下憂也已而薨帝雖臨奠以不視疾爲恨特罷朝二日贈司空兼侍中謚元獻篆其碑首曰舊學之碑殊性剛簡奉養清儉累典州吏民頗畏其愾急善知人富弼楊察皆其壻也殊爲宰相兼樞密使而弼爲副使辭所兼詔不許其信遇如此文章贍麗應用不窮尤工詩閑雅有情思晚歲篤學不倦文集二百四十卷及刪次梁陳以後名臣述作爲集選一百卷子知止爲朝請大夫

龐籍字醇之單州武成人及進士第爲黃州司理參軍知州夏竦以爲有宰相器調開封府兵曹參軍知府薛奎薦爲法曹遷大理寺丞知襄邑縣預修天聖編敕爲刑部詳覆官擢群牧判官因轉對言舊制不以國馬假臣下重武備也樞密院以帶甲馬借內侍楊懷敏群牧覆奏乃賜一馬三日廼復借之數日而覆罷樞密掌機命反覆乃如此平時百官奏事上前不自批章止送中書樞密院近歲璽書內降寢多於舊無以防偏請杜倖門矣往者王世融以公主子毆府吏法當贖金特停任近作坊料物庫主吏盜官物輒自逃避以宮掖之親三司遽罷追究今日聖斷乃

四百七十一
異於昔臣竊感焉祥符令檢下稍嚴胥吏相率空縣
而去令坐罷免若是則清疆者沮矣又之出知秀州
召為殿中侍御史章獻太后遺誥章惠太后議軍國
事籍請下閣門取垂簾儀制盡燔之又奏陛下躬親
萬機用人宜辨邪正防朋黨擢進近列願採公論毋
令出於執政孔道輔謂人曰言事官多觀望宰相意
獨寵醇之天子御史也為開封府判官尚美人遣內
侍稱教旨免工人市租籍言祖宗以來未有美人稱
教旨下府者當杖內侍詔有司自今宮中傳命毋得
輒受數劾范諷罪諷善李迪皆寢不報反坐言宮禁

事不得實以祠部員外郎罷為廣南東路轉運使又
言范諷事有不盡如奏諷坐貶籍亦降太常博士知
臨江軍尋復官徙福建轉運使景祐三年為侍御史
改刑部員外郎知雜事判大理寺進天章閣待制元
昊反為陝西體量安撫使坐令開府府吏馮士元市
女口降知汝州徙同州就除陝西都轉運使文彥博
鞠黃德和獄未上詔籍同案籍言曰德和退怯當誅
劉平力戰而沒宜加恤其子孫又建言頻歲災異天
久不雨官中費用奢靡出納不嚴須索煩多有司無
從鈎校虛實臣竊謂凡乘輿所費官中所用宜務加

裁抑取則先帝脩德弭災之道也今宿兵西鄙將士力戰弗獲功賞而內官醫官樂官無功勞享豐賜天下指目謂之三官願少裁損無厚賚予專勵戰功寇不足平也進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俄兼鄜延都總管經畧安撫緣邊招討使明年改延州觀察使力辭換左諫議大夫自元昊陷金明承平塞門安遠拷掠若破五龍川邊民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且籍莫敢犯法金明西北有渾州川土沃衍川尾曰橋子谷寇出入之隘道使部將狄青將萬餘人築招安砦于谷旁數募民耕種收

粟以贍軍周美襲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所亡地築十一城及開亂名平戎道通永和烏仁關更東西陣法為方陣頗損益兵械元昊遣李文貴齊野利旺榮書來送款籍曰此詐也乃屯兵青澗城後數月果大寇定川籍召文貴詰問之遣去既而元昊又以旺榮書來會而厭兵因招懷之遣籍報書使呼旺榮為太尉籍曰太尉三公非陪臣所得稱使旺榮當之則元昊不得臣矣今其書自稱寧令或謨寧令皆其官名也於義無嫌朝廷從之會敵新破涇原城砦方議修復使者往返踰年又遣賀從勗來改名曰曩

字四百八十八
霄稱男不稱臣籍不敢聞從勛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得至京師天子不許更歸議之籍送使者闕下因陳便宜言羌久不通和市國人愁怨今辦理寢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請遣使者申諭之朝廷采用其策元昊既臣召籍為樞密副使籍言自陝西用兵公私俱困請併省官屬退近塞之兵就食內地從之於是頗省邊費改參知政事拜工部侍郎樞密使遷戶部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太學士監修國史籍初入相且獨負而遽為昭文館太學士出殊拜也儂智高反師數不利遣狄青為宣撫使諫官韓絳謂

武人不宜專任帝以問籍籍曰青起行伍若以文臣副之則號令不專不如不遣詔嶺南諸軍皆受青節度既而捷書至帝喜曰青破賊卿之力也遂欲以青為樞密使同平章事籍力爭之不聽嶺南平二廣舉人推恩者六百九十一人論者以為過頃之齊州學究皇甫淵以捕賊功法當賞錢數上書求用道士趙清既與籍媾家親給為淵白籍廼與堂吏共受淵賂小吏訴之下開封府捕清既刺配遠州道死韓絳言籍陰諷府杖殺清既以滅口覆之無狀言不已乃罷知鄆州居數月加觀文殿大學士拜恩德軍節度使

知永興軍改并州仁宗不豫籍嘗密疏請擇宗室之賢者為皇子其言甚切坐擅聽麟州築堡白草平而州將武戡等為夏人所敗復為觀文殿大學士戶部侍郎知青州遷尚書左丞不拜徙定州召還京師上章告老尋以太子太保致仕封潁國公薨年七十六時仁宗不豫廢朝臨奠皆不果第遣使弔賻其家贈司空加侍中謚莊敏籍曉律令長於吏事持法深峭軍中有犯或斷斬剜磔或累笞至死以故士卒畏服治民頗有惠愛及為相聲望減於治郡時子元英朝散大夫孫恭孫

孫字德孺以蔭補通判施州崇寧中部蠻向文疆叛詔轉運使王遽領州事致討恭孫說降文疆而斬之遽上其功進三秩知涪州遂以開邊為已任誘珍州駱文貴承州駱世華納土費不貲轉運判官朱師古劾恭孫生事詔黜師古而以恭孫代於是濠播溪思費等州相繼降每開一城輒褒遷五年間至徽猷閣待制威州守乞通保霸二州進恭孫直學士知成都府委以招納未幾其酋董舜咨董彥博來納土詔遣赴闕皆拜承宣使賜第京師更名保州棋州霸州亨州使恭孫進築之言者論其貪縱究治如章謫保

譚軍節度副使才踰月起知陳州復待制帥瀘州又以築思州進學士前後在西南二十年所得州縣多張名簿實瘠鹵不毛地繕治轉餉為蜀人病無幾時皆廢宣和中卒

王隨字子正河南人登進士甲科為將作監丞通判同州遷秘書省著作郎直史館判三司磨勘司為京西轉運副使陸辭且言曰臣父母家洛中乃在所部得奉湯藥聖主之澤也真宗因賜詩寵行以羊酒束帛令過家為壽遷淮南轉運使父憂起復時歲比饑出庫錢貸民市種糧歲中約輸絹以償流

庸多復業徙河東轉運使三遷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擢知制誥以不善制辭出知應天府一日帝謂宰相曰隨治南京太寬王旦曰南京都會之地隨臨事汗漫無以彈壓改知揚州再加右諫議大夫權知開封府仁宗為太子拜右庶子仍領府事周懷政誅隨自陳嘗假懷政白金五十兩奪知制誥改給事中知杭州乾興初復降秘書少監徙通州以州少學者徙孔子廟起學舍州人憇遣子弟就學母喪起復光祿卿知潤州徙江寧府歲大饑轉運使移府發常平倉米計口日給一升隨置不聽曰民所以饑者

字四百八十八个
由兼弁閉糴以邀高價也乃大出官粟平其價復給事中爲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秦卒有負罪逃入蕃部者戎人輒奴畜之小不如意復執出求賞前此坐法多死隨下教能自歸者免死聽復隸軍籍由是多來歸者又建請增蕃落卒給廢陷馬地募民耕種坐事徙河南府入爲御史中丞同知禮部貢舉遷尚書禮部侍郎翰林侍讀學士明道中爲江淮安撫使還拜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請與同列日獻前代名臣規諫一事議者謂非輔弼之職其事遂寢加吏部侍郎知樞密院事爲莊惠皇太后園陵監護使拜門下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自薛居正後故事初相無越遷門下侍郎者學士丁度之失也頃之以疾在告詔五日一朝入中書視事爲相一年無所建明與陳堯佐韓億石中立同執政數爭事會災異屢發諫官韓琦言之四人懼罷隨以彰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陽薨贈中書令謚章惠後改文惠隨外若方嚴而治失於寬晚更卞急輒慢罵人性喜佛慕裴休之爲人然風跡弗逮也

章得象字希言世居泉州高祖仔鈞事閩爲建州刺

史遂家浦城得象母方娠夢登山遇神人授以玉像及生父負復夢家庭積笏如山長而好學美姿表爲人莊重進士及第爲大理評事知玉山縣遷本寺丞真宗將東封泰山以殿中丞簽書兗州觀察判官事知台州歷南雄州徙洪州楊億以爲有公輔器薦之或問之億曰閩士輕狹而章公深厚有容此其貴也得象嘗與億戲博李宗諤家一夕負錢三十萬而酣寢自如他日博勝得宗諤金一奩數日博又負即反奩與宗諤封識未嘗發也其度量宏廓如此未幾召試爲直史館安撫京東權三司度支判官累遷尚書

刑部郎中使契丹遂以兵部郎中知制誥踰年爲翰林學士遷右諫議大夫以給事中爲群牧使遷禮部侍郎兼龍圖閣學士進承旨兼侍講學士擢同知樞密院事遷戶部侍郎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帝謂得象曰向者太后臨朝群臣邪正朕皆默識之卿清忠無所附且未嘗有所干請今日用卿職此也陝西用兵加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兼樞密使辭所加官明年以工部尚書爲昭文館大學士慶曆五年拜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封郇國公徙判河南府守司空致仕薨故事致仕官乘輿不臨奠

帝特往焉贈太尉兼侍中謚文憲皇祐中改謚文簡
 得象在翰林十二年章獻太后臨朝宦官方熾太后
 每遣內侍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
 在中書凡八年宗黨親戚一切抑而不進仁宗銳意
 天下事進用韓琦范仲淹富弼使同得象經畫當世
 急務得象無所建明御史孫抗數言之得象居位自
 若既而章十上請罷帝不得已許之初閩人謠曰南
 臺江合出宰相至得象相時沙湧可涉云

論曰殊籍隨得象比起孤生致位宰相籍通曉法令
 隨練習民事皆能用其所長然籍終至絀免隨數遭

譴斥何其才之難得也得象渾厚有容殊喜薦拔人
 物樂善不倦方之諸人殊其最優乎

呂夷簡字坦夫先世萊州人祖龜祥知壽州子孫遂
 為壽州人夷簡進士及第補絳州軍事推官稍遷大
 理寺丞祥符中試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或言六科
 所以求闕政令封禪告成何闕政之求罷之通判通
 州徙濠州再遷太常博士河北水選知濱州代還奏
 農器有筭非所以勸力本也遂詔天下農器皆勿筭
 擢提點兩浙刑獄遷尚書祠部員外郎時京師大建
 宮觀伐材木于南方有司責期會工徒至有死者誣

以亡命收繫妻子夷簡請緩其役從之又言盛冬挽
運艱苦須河流漸通以卒番送真宗曰觀卿奏有爲
國愛民之心矣擢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蜀
賊李順叛執送闕下左右稱賀既而屬御史臺按之
非是賀者趣具順獄夷簡曰是可欺朝廷邪卒以實
奏忤大臣意歲蝗旱夷簡請責躬修政嚴飭輔相思
所以共順天意及奏彈李溥專利罔上寇準判永興
黥有罪者徙湖南道由京師上準變事夷簡曰準治
下急是欲中傷準爾宜勿問益徙之遠方從之趙安
仁爲御史中丞夷簡以親嫌改起居舍人同勾當通

進司兼銀臺封駁事使契丹還知制誥兩川饑爲安
撫使進龍圖閣直學士再遷刑部郎中權知開封府
治嚴辦有聲帝識姓名于屏風將大用之仁宗即位
進右諫議大夫雷允恭擅徙永定陵地夷簡與曾宗
道驗治允恭誅以給事中參知政事因請以祥符天
書內之方中真宗祔廟太后欲具平生服玩如宮中
以銀罩覆神主夷簡言此未足以報先帝今天下之
政在兩宮惟太后遠茲邪樊忠直輔成聖德所以報
先帝者宜莫若此也故事郊祠畢輔臣遷官夷簡與
同列皆辭之後爲例遷尚書禮部侍郎修國史進戶

部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景靈宮使
 王清昭應宮災太后泣謂大臣曰先帝尊道奉天而
 為此今何以稱遺旨哉夷簡意其將復營構也乃推
 洪範災異以諫太后默然因奏罷二府兼宮觀使進
 吏部拜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史成辭進官天聖
 未加中書侍郎章懿太后為順容薨宮中未治喪夷
 簡朝奏事因曰聞有宮嬪亡者太后矍然曰宰相亦
 預官中事邪引帝偕起有頃獨出曰卿何間我母子
 也夷簡曰太后他日不欲全劉氏乎太后意稍解有
 司帝太后旨言歲月葬未利夷簡請發哀成服備儀

仗葬之大內火百官晨朝而宮門不開輔臣請對帝
 御拱辰門百官拜樓下夷簡獨不拜帝使人問其故
 曰宮庭有變群臣願一望清光帝舉簾見之乃拜詔
 以為修大內使內成進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辭
 僕射乃兼吏部尚書初荆王子養禁中既長夷簡請
 出之太后欲留使從帝誦讀夷簡曰上富春秋所親
 非儒學之臣恐無益聖德即日命還邸中太后崩帝
 始親政事夷簡手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禁貨
 賂辨佞士絕女謁踈近習罷力役節冗費其勸帝語
 甚切帝始與夷簡謀以張耆夏竦皆太后所任用者

也悉罷之退告郭皇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為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陳州及宣制夷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而夷簡素厚內侍副都知閻文應因使為中詗又之乃知事由皇后也歲中而夷簡復相初劉渙上疏請太后還政太后怒使投嶺外屬太后疾革夷簡請留之至是渙以前疏自言帝擢渙右正言顧謂夷簡向者樞密院亟欲投渙顧卿以免夷簡謝因曰渙由疏外故敢言大臣或及此則太后必疑風旨自陛下使子母不相安矣帝以

簡為忠郭后以怒尚美人批其頰誤傷帝頸帝以爪痕示執政大臣夷簡以前罷相故遂主廢后議仁宗疑之夷簡曰先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對坐廢况傷陛下頸乎夷簡將廢后先救有司無得受臺諫章奏於是御史中丞孔道輔右司諫范仲淹率臺諫詣閣門請對有旨令臺諫詣中書夷簡乃貶出道輔等后遂廢宗室子益眾為置太宗正糾率增教授真加右僕射封申國公王曾與夷簡數爭事不平曾斥夷簡納賂市恩夷簡乞置對帝問曾曾語屈於是二人皆罷夷簡以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許州

四百七十一
徙天雄軍未幾以右僕射復入相逾年進位司空辭
不拜徙許國公時方飭兵備以判樞密院事而諫官
田况言總判名太重改兼樞密使契丹聚兵幽薊聲
言將入寇議者請城洛陽夷簡謂契丹畏壯侮怯遽
城洛陽亡以示威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契丹未
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或曰此虛
聲爾不若修洛陽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
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耶乃建北京未幾感風
眩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疾稍間命數日一至中
書裁決可否夷簡力辭復降手詔曰古謂髭可療疾

今翦以賜卿三年春帝御延和殿召見敕乘馬至殿
門命內侍取兀子與以前夷簡引避久之詔給扶母
拜乃授司徒監修國史軍國大事與中書樞密同議
固請老以太尉致仕朝朔望既薨帝見群臣涕下曰
安得憂國忘身如夷簡者贈太師中書令謚文靖自
仁宗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為
多其後兀昊反四方又不用兵師出數敗契丹乘之
遣使求關南地頗賴夷簡計畫選一時名臣報使契
丹經畧西夏二邊以寧然建募萬勝軍雜市井小人
浮脆不任戰鬪用宗室補環衛官驟增奉賜又加遣

契丹歲繒金二十萬當時不深計之其後費大而不可止郭后廢孔道輔等伏閣進諫而夷簡謂伏閣非太平事且逐道輔其後范仲淹屢言事獻百官圖論遷除之敝夷簡指為狂肆斥于外時論以此少之夷簡當國柄最久雖數為言者所詆帝眷倚不衰然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後配食仁宗廟為世名相始王旦竒夷簡謂王曾曰石其善交之卒與曾並相後曾家請御篆墓碑帝因慘然思夷簡書懷忠之碑四字以賜之有集二十卷于公綽公弼公著公儒公著自有傳

公綽字仲祐蔭補將作監丞知陳留縣天聖中為館閣對讀召試直集賢院辭改校理遷太子中允夷簡罷相復為直集賢院同管勾國子監出知鄭州嘗聞民疾苦父老曰官籍民產第賦役重輕至不敢多畜牛田疇久蕪穢公綽為奏之自是牛不入籍還判吏部南曹累遷太常博士同判太常寺請復太醫局及請設令丞府史如天官醫師鈞容直假太常旌纛羽籥為優人戲公綽執不可遂罷之糾察在京刑獄虎翼卒劉慶告變下吏案驗乃慶始謀衆不從慶反誣衆以邀賞因言京師衛兵百萬不痛懲之則衆心搖

遂斬慶以徇遷尚書工部員外郎為史館修撰時夷
 簡雖謝事猶領國史公綽辭修撰夷簡薨還兵部員
 外郎復為修撰服除復同判太常寺兼提舉修祭器
 公綽以郊廟祭器未完制度多違禮請悉更造故事
 薦新諸物禮官議定廼薦或後時陳敗公綽採月令
 諸書以四時新物及所當薦者配合為圖又以歲大
 中小祠凡六十一禘祫二祫獻與俯玉帛尊罍菁菹
 醢醢鍾石歌奏集為郊祀總儀上之又言古者天地
 宗廟日月五方百神之祀咸有尊罍五齊三酒分實
 其中加明水明酒以達陰陽之氣今有司徒設尊罍

而酌用一尊非禮神之意宜按周禮實齊酒取火於
 日取水於月因天地之潔氣又言祖宗配郊當正位
 今側鄉之非所以示尊嚴也初謚諸后皆繫祖宗謚
 而真宗五后獨曰莊公綽曰婦人從夫之謚真宗謚
 章聖而后曰莊非禮也願更為章多施行之歷知制
 誥龍圖閣直學士集賢殿修撰知永興軍改樞密直
 學士知秦州安遠砦古渭州諸羌來獻地公綽顧其
 屬曰天下之大豈利區落尺寸地以為廣邪卻之弓
 箭手馬多闕公綽諭諸砦戶為三等凡十丁為社至
 秋成募出金帛市馬馬少則先後給之祀明堂遷刑

四一曰今六字
部郎中召爲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歲餘願罷府
事進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刑院兼判太常寺初公綽
在開封府宰相龐籍外屬道士趙清貺受賂杖脊道
死至是御史以爲公綽受籍旨杖殺清貺以滅口左
遷龍圖閣學士知徐州方杖清貺時實非公綽所臨
頃之公綽亦自辨復侍讀學士徙河陽留侍經筵時
久不雨帝顧問何以致雨曰獄久不決即有冤者故
多旱帝親慮囚已而大雨遷右司郎中未拜卒贈左
諫議大夫公綽通敏有才父執政時多涉干請喜名
好進者趨之嘗漏洩除拜以市恩時人比之竇申

公弼字寶臣賜進士出身積遷直史館河北轉運使
自寶元慶曆以來宿師備邊旣西北撤警而將屯如
故民疲餽餉公弼始通御河漕粟實塞下冶鐵以助
經費移近邊屯兵就食京東增城卒給板築蠲冗賦
及民逋數百萬夷簡之亡也仁宗思之問知公弼名
識于殿柱至是益材其爲擢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
學士知瀛州入權開封府嘗奏事退帝目送之謂宰
相曰公弼甚似其父改同群牧使以樞密直學士知
渭延二州徙成都府其治尚寬人疑少威斷營卒犯
法當杖扞不受曰寧以劔死公弼曰杖者國法劔汝

自請杖而後斬之軍府肅然英宗罷三司使蔡襄召
公弼代之初公弼在群牧時帝居藩得賜馬頗多欲
易不可至是帝謂曰卿曩歲不與朕馬是時固已知
卿矣蔡襄主計訴訟不時決故多留事卿繼其後將
何以處之公弼頓首謝對曰襄勤於事未嘗有曠失
恐言之者妄耳帝以為長者拜樞密副使時言事者
數與大臣異議去公弼諫曰諫官御史為陛下耳目
執政為股肱股肱耳目必相為用然後身安而元首
尊宜考言觀事視其所以而進退之彗出營室帝憂
之同列請飭邊備公弼曰彗非小變陛下宜測身備

德以應天戒臣恐患不在邊也神宗立司馬光劾內
侍高居簡帝未決公弼曰光與居簡勢不兩立居簡
內臣耳而光中執法願陛下擇其重者帝曰然則當
柰何公弼曰遷居簡一官而解其近職光當無爭從
之進樞密使議欲倚環慶鄜延為一路公弼曰自白
草西抵定遠中間相去千里若合為一路猝有緩急
將何以應又欲下邊臣使議之公弼曰廟堂之上不
處決而諉邊吏可乎乃止王安石知政事嘆公弼不
附已白用其弟公著為御史中丞以偏之公弼不自
安立上章避位不許陳升之建議衛兵年四十以上

稍不中程者減其牢廩徙之淮南公弼以為非人情
帝曰是當退為刺負者今故為優假何所害對曰臣
不敢生事邀名正恐誤國耳既使去本土又削其廩
儻二十萬衆皆反側為之柰何韓絳議復肉刑公弼
力陳不可帝皆為之止安石立新法公弼數言宜務
安靜又將疏論之從孫嘉問竊其橐示安石安石先
白之帝不樂遂罷為觀文殿學士知太原府韓絳宣
撫秦晉將取囉兀城令河東發兵二萬趣神堂新路
公弼曰虜必設伏以待我永和關雖回遠可安行無
患乃由永和既而新路援兵果遇伏詔褒之麟州無

井唯沙泉在城外欲掘城包之而土善陷夏人每至
圍城人皆憂渴死公弼用其僚鄧子喬計做古技軸
法去其沙實以末炭堊土於其上板築立遂包泉於
中自是城堅不陷而州得以守俄以疾請知鄭州王
韶取熙河朝廷謀秦鳳帥帝曰公弼在河東方出師
倉卒時有緩御之能宜使往乃拜宣徽西院使判秦
州帝疑其不肯行公弼聞命即治裝帝喜召之入對
慰勞而遣之既赴鎮羌董氈輒治書稱敕公弼卻之
曰藩臣安得妄稱敕董氈懼自是不復敢纒旬月復
以疾求解為西太一宮使薨年六十七贈太尉謚曰

惠穆

公孺字稚卿任爲奉禮郎賜進士出身判吏部南曹
占對詳敏仁宗以爲可用知澤潁廬常四州提點福
建河北路刑獄入爲開封府推官民鬻薪爲盜所奪
逐之遭傷尹包拯命答盜公孺曰盜而傷主法不止
答執不從拯善其守及使三司而公孺爲判官事皆
咨決之判都水監未幾改陝西轉運使神宗得綏州
遣使議守棄之便久未決命公孺往與郭逵議合遂
存綏州常平法行公孺請以青苗免役歸提刑司徒
知渭州再徙鄆州坐失入死刑責知蔡州元豐初帝

召公孺慰之曰長安謀帥無以易卿命知永興軍徙
河陽洛口兵千人以久役思歸奮斧鋪排關不得入
西走河橋觀聽洶洶諸將請出兵掩擊公孺曰此皆
亡命急之變且生即乘馬東去遣牙兵數人迎諭之
曰汝輩誠勞苦然豈得擅還一度橋則罪不赦矣太
守在此願自首者止道左皆佇立以俟公孺索倡首
者黥一人餘復送役所語其校曰若復偃蹇者斬而
後報衆帖息乃自劾專命詔釋之知審官東院出知
秦州李憲以詔出兵欲盡駐原渭公孺不可與憲相
論奏坐徙相州更陳抗鄭瀛四州元祐初加龍圖閣

三石九十一
直學士復以爲秦州固辭改秘書監遷刑部侍郎知
開封府爲政明恕幕人遷黼坐設毀其角法當徒公
孺請罪數十人皆以杖免原廟亡珠繫治典吏又公
孺曰王者番代不一曷嘗以珠數相授受歲時諱日
宮嬪狎至柰何顛指吏卒乎請之得釋擢戶部尚書
以病提舉醴泉觀卒年七十贈右光祿大夫公孺廉
儉與人寡合嘗護曹佾喪得厚餉辭不受談者清其
節焉

張士遜字順之祖裕嘗主陰城鹽院因家陰城士遜
生百日始啼淳化中舉進士調鄆鄉主簿遷射洪令
轉運使檄移士遜治郵民遮馬首不得去因聽還射
洪安撫使至梓州問屬吏能否知州張雍曰射洪令
第一也改襄陽令爲秘書省著作佐郎知邵武縣以
寬厚得民前治射洪以旱禱雨白崖山陸史君祠尋
大雨士遜立廷中須雨足乃去至是邵武旱禱歐陽
太守廟廟去城過一舍士遜徹蓋雨露足始歸改秘
書丞監折中倉歷御史臺推直官翰林學士楊億薦
爲監察御史貢舉初用糊名法士遜爲諸科巡鋪官
以進士有姻黨士遜請避去真宗記名于御屏自是
有親嫌者皆移試著爲令中書擬人充江南轉運使

再擬輒見郤帝獨用士遜再遷侍御史徙廣東又徙河北河侵棣州詔徙州陽信議者患糧多不可遷士遜視瀕河數州方艱食即計餘以貸貧者期來歲輸陽信公私利之仁宗出閣帝選僚佐謂宰臣曰翊善記室府屬也王皆受拜今王尚少宜以士遜為友令王答拜於是戶部郎中直昭文館為壽春郡王友改昇王府諮議參軍遷右諫議大夫兼太子右庶子改左庶子士遜言詣資善堂升階列拜而皇太子猶跪受宜詔皇太子坐受之帝不許詔士遜等遇太子侍駕出入許陪從判史館知審刑院以太子賓客樞

密直學士判集賢院既而二府大臣皆領東宮官遂換太子詹事擢樞密副使遷給事中兼詹事累遷尚書左丞遂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太學士曹訥獄事起宦者羅崇勳江德明方用事因譖利用帝疑之問執政眾顧望未有對者士遜徐曰此獨不肖子為之利用大臣宜不知狀太后怒將罷士遜帝以其東宮舊臣加刑部尚書知江寧府解通犀帶賜之後領定國軍節度使知許州明道初復入相進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明年進門下侍郎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歲旱蝗士遜請如漢故事冊

四子二十个
免不許及帝自損尊號士遜又請降官一等以答天
變帝慰勉之群臣上章懿謚冊退而入慰士遜與同
列過楊崇勳園飲日中不至御史中丞范諷劾士遜
以尚書左僕射判河南府崇勳亦以使相判許州翌
日入謝班崇勳下帝問其故士遜曰崇勳爲使相臣
官僕射位當下遂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判許州以崇勳知陳州時士遜罷已累日制
猶用宰相銜有司但奉行制書不復追改徙河南府
寶元初復以門下侍郎兵部尚書入相封郢國公士
遜與輔臣奏事帝從容曰朕昨放宮人不獨閔幽閑

亦省浮費也近復有獻鬻女者朕卻而弗受士遜曰
此盛德事也帝徐曰近言者至有毀大臣揭君過者
士遜曰陛下審察邪正則儉訐之人宜自戒懼矣馮
士元獄旣具帝以決獄問士遜士遜曰臺獄阿徇非
出自宸斷何以愜中外之論邪帝曰君子小人有黨
乎士遜曰有之第公私不同爾帝曰法令必行邪正
有別則朝綱舉矣康定初士遜言禁兵父戍邊其家
在京師有不能自有者帝命內侍條指揮使以下爲
差等出內藏緡錢十萬賜之士遜又請遣使安撫陝
西帝命遣知制誥韓琦以行於是詔樞密院自今遣

事並與士遜等參議及簡輦官爲禁軍輦官携妻子
遮宰相樞密院喧訴士遜方朝馬驚墮地時朝廷多
事士遜亡所建明諫官韓琦論曰政事府豈養病之
地邪士遜不自安累上章請老死拜太傅封鄧國公
致仕詔朔望朝見及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與一子
五品服士遜辭朝朔望間遣中使勞問御書飛白千
歲字賜之士遜因建千歲堂嘗請買城南官園帝以
賜士遜宰相得謝蓋自士遜始就第凡十年卒年八
十六帝臨奠贈太師中書令謚文懿御篆其墓碑曰
進德之碑士遜生七日喪母其姑育養之既長事姑

孝謹姑亡爲行服徒隸一柩以葬追封南陽縣大君
初陳堯佐罷參知政事人有挾怨告堯佐謀反復有
誣諫官陰附宗室者士遜曰儉人構陷善良以挫朝
廷姦僞一開亦不能自保矣帝悟抵告者以罪誣諫
官事亦不下然曹利用在樞府藉寵肆威士遜居其
間無所可否時人以和鼓目之士遜嘗納女口宮中
爲御史楊偕所劾子友直字益之初補將作監主簿
再遷爲丞士遜爲請館閣校勘仁宗曰館閣所以待
英俊不可乃令館閣讀書詔校勘毋得增員後編三
館書籍遷秘閣校理同知禮院賜進士出身知襄州

坐軍賊張海剽劫不能制罷歸後除史館修撰御史
何郊言史館修撰故事皆試知制誥友直不當得改
集賢殿修撰以天章閣待制知陝州同勾當三班院
侍宴集賢殿猶衣緋衣仁宗顧見之廼賜金紫累遷
工部郎中知越州州民每春斂財上集僧道士女謂
之祭天友直下令禁絕取所斂財建學以延諸生卒
官士遜嘗記帝東宮舊事而史官未之見友直纂為
資善錄上之幼子友正字義祖杜門不治家事居小
閣學書積三十年不輟遂以書名神宗評其草書為
本朝第一

論曰呂夷簡張士遜皆以儒學起家列位輔弼仁宗
之世天下承平因時制宜濟以寬厚相臣預有力焉
士遜練習民事風蹟可紀而依違曹利用以取譏方
夷簡在下僚諸父蒙正以宰相才期之及其為相深
謀遠慮有古大臣之度焉在位日又頗務收恩避怨
以固權利郭后之廢遂成其君之過舉咎莫大焉
然呂氏更執國政三世四人世家之盛則未之有也

列傳卷第七十一

宋史三百一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兼國事節度使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朕躬等奉

勅修

韓琦 子忠孝 曾公亮 子孝寬 孝廣 陳升之

吳充 王珪 從父 琪

韓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父國華自有傳琦風骨秀

異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

雲見左右皆賀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入直集賢院

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為顯職琦獨滯筦庫

眾以為非宜琦處之自若禁中需金帛皆內臣直批

宋史三百一十二 卷七十一 琦

肯取之無印可驗琦請復舊制置傳宣合同司以相
 防察又每綱運至必俟內臣監漕始得受徃徃數日
 不至暴露廡下衙校以為病琦奏罷之歷開封府推
 官三司度支判官拜石司諫時宰相王隨陳堯佐參
 知政事韓億石中立在中書罕所建明琦連疏其過
 四人同日罷又請停內降抑僥倖凡事有不便未嘗
 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佞為急前後
 七十餘疏王曾為相謂之曰今言者不激則多畏顧
 何補上德如君言可謂切而不迂矣曾聞望方崇寧所
 獎與琦聞其語益自信權知制誥益利歲饑為體量

安撫使異府郡縣起賦調繁急市上供綺繡諸物不
 予直琦為緩調蠲給之逐貪殘不職吏汰冗役數百
 活饑民百九十萬趙元昊反琦適自蜀歸論西師形
 勢甚悉即命為陝西安撫使劉平與賊戰敗為所執
 時宰入他誣收繫正子弟琦辨直其寃進樞密直學
 士副夏竦為經略安撫招討使詔遣使督出兵琦亦
 欲先發以制賊而合府固爭元昊遂寇鎮戎琦畫攻
 守二策馳入奏仁宗欲用攻策執政者難之琦言元
 昊雖傾國入寇眾不過四五萬人吾逐路重兵自為
 守勢分力弱遇敵輒不支若併出一道鼓行而前乘

賊驕情破之必矣乃詔鄜延涇原同出征既還營元
 昊來求盟琦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賊
 果犯山外琦悉兵付大將任福令自懷遠城趨德勝
 砦出賊後如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及行戒之
 至再又移檄申約苟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福竟為賊
 誘没于好水川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
 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獨奪一官知秦州尋復
 之會四路置帥以琦兼秦鳳經略招討安撫使慶曆
 二年與三帥皆換觀祭使范仲淹龐籍王公不肯拜
 琦獨受不辭未幾還為陝西四路經略安撫招

討使屯涇州琦與范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
 歸之朝廷倚以為重以天下稱為韓范東兵從宿衛
 來不習勞苦琦奏增上兵以代戍建德順軍以蔽蕭
 關鳴沙之道方謀取橫山規河南而元昊稱臣召為
 樞密副使元昊介契丹為援強邀索無厭宰相晏殊
 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陳其不便條所宜先行者七
 事一曰清政本二曰念邊計三曰擢材賢四曰備河
 北五曰固河東六曰收民心七曰營洛邑繼又陳揅
 弊八事欲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
 不才謹入官去冗食謂數者之舉謗必隨之願委計

輔臣聽其注措帝悉嘉納遂宣撫陝西討平群盜張海郭邈山禁卒羸老不任用者悉汰之盡修廊延城障須敵悉歸所侵地乃許和歸陳西北四策以為今當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請繕甲厲兵營修都城密定討伐之計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陳其實同列或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與范仲淹富弼皆以海內人望同時登用中外跂想其勛業仲淹等亦以天下為己任群小不便之毀言日聞仲淹弼繼罷琦為辨折不報尹洙與劉滬爭城水洛事琦右洙朝論不謂然乃請外以資政

殿學士知揚州徙鄆州成德軍定州兼安撫使進大學士又加觀文殿學士初定州兵狃平貝州功需賞賚出怨語至欲譟城下琦聞之以為不治且亂用軍制勒習誅其尤無良者士死攻戰則賞賙其家籍其孤孥繼慮宗之威恩並行又倣古三陣法日月訓齊之由是中山兵精勦寇河朔京師發龍猛卒戍保州在道為人害至定琦悉留不遣易素教者使之北又振活饑民數百萬璽書褒激鄰道視以為準拜武康軍節度使知并州承受廖浩然怙中貴勢貪恣既誣逐前帥李昭亮所為益不法琦奏還之帝命鞭諸本省

契丹冒占天地廟地琦召其酋豪示以曩日彼所求
修廟檄無以對遂歸我斥地既又侵耕陽武砦地琦
鑿塹立石以限之始潘美鎮河東患寇鈔令民悉內
徙而空塞下不耕於是忻代寧化大山之北多廢壤
琦以爲此皆良田今棄不耕適足以資敵將皆爲所
有矣遂請距北界十里爲禁地其南則募弓箭手居
之墾田至九千六百頃又之求知相州嘉祐元年召
爲三司使未至迎拜樞密使三年六月拜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六年閏八月遷昭文館大
學士監修國史封儀國公帝旣連失三王自至和

得疾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爲
言包拯范鎮尤激切積五六歲依違未之行言者亦
稍怠至是琦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
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
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
有就館者姑待之已又生女一日琦懷漢書孔光傳
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
况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又與曾
公亮張昇歐陽脩極言之會司馬光呂誨皆有請琦
進讀二疏未及有所啓帝遽曰朕有意矣誰可者

四百八十八
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
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
帝以宗實告宗實英宗舊名也琦等遂力贊之議乃
定英宗居濮王喪議起知宗正琦曰事若行不可中
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
只中書行足矣命下英宗固辭帝復問琦琦對曰陛
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
爲賢也願固起之英宗既終喪猶堅卧不起琦言宗
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乃
下詔立爲皇子明年英宗嗣位以琦爲仁宗山陵使

加門下侍郎進封衛國公琦既輔立英宗門人
或從容語及定策事琦必正色曰此仁宗聖德神斷
爲天下計皇太后內助之力臣子何與焉英宗暴得
疾太后垂簾聽政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官尤
少恩左右多不悅者乃共爲讒間兩宮遂成隙琦與
歐陽脩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
病固爾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脩亦委曲
進言太后意稍和久之而罷後數日琦獨見上上曰
太后待我無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然
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

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及疾愈琦請乘輿因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乃安太后還政拜琦右僕射封魏國公夏人寇大順琦議停歲賜絕和市遣使問罪樞密使文彥博難之或舉寶元康定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旣而諒祚上表謝帝顧琦曰一如所料帝寢疾琦入問起居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領之即召學士草制立穎王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爲英宗山陵使琦執政

一世或病其專御史中丞王陶劾琦不赴文德殿押班爲跋扈琦請去帝爲黜陶永厚陵復土琦不復入中書堅辭位除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賜興道坊宅一區擢其子忠彥秘閣校理琦辭兩鎮乃但領淮南會种諤擄取綏州西邊倣擾改判永興軍經略陝西琦言邊臣肆意妄作棄約基亂願召二府亟決之琦入辭曾公亮等方奏事乞與琦同議帝召之琦曰臣前日備負政府所當共議今日藩臣也不敢預聞又言王陶指臣爲跋扈今陛下乃舉陝西兵柄

授臣復有劾臣如陶者則臣亦疾矣帝曰侍中猶未
知朕意邪琦初言綏州不當取已而夏人誘殺楊定
琦復言賊既如此綏今不可棄樞密院以初議詰之
琦具論其故卒存之熙寧元年七月復請相州以歸
河北地震河決徙判大名府充安撫使得便宜從事
王安石用事出常平使者散青苗錢琦亟言之帝東
其疏以示宰臣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
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
強與之乎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欲雖坊郭何害明
日稱之不出當是時新法幾罷安石復出持前議益

堅琦又懇奏安石下之條例司令其屬疏駁刊石頒
天下琦請辨愈切不克從於是請解四路安撫使止
領一路安石欲沮琦即從之六年還判相州契丹來
求代北地帝手詔訪琦琦奏言臣觀近年以來朝廷
舉事似不以大敵為恤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
燕南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為釁端所以致疑其
事有七高麗臣屬北方又絕朝貢乃因商舶誘之使
來契丹知之必謂將以圖我一也雖取吐蕃之地以
建熙河契丹聞之必謂行將及我二也遍植榆柳於
西山冀其成長以制蕃騎三也剗團保甲四也諸州

築城鑿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刀新式大作戰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契丹素為敵國因事起疑不得不然臣昔年論青苗錢事言者輒肆厚誣非陛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聞新法日下不敢復言今親被詔問事係安危言及而隱死有餘罪臣嘗竊計始為陛下謀者必曰治國之本當先聚財積穀募兵於民則可以鞭笞四夷故散青苗錢使民出利為免役之法次第取錢追置市易務而小商細民無所措手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官吏茫然不能詳記監司督責以刻為明今農怨於畝商歎於道路長吏不安其

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則為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臣今為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具言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豈有他意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隳累世之好以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踈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摠累朝之宿憤矣疏上會安石再入相悉以所爭地與契丹東西七百里論者惜之八年換節永興軍再任未拜而薨年六十八前一夕大星隕于治所

字四音令八
王知
創
極馬皆驚帝發哀死中央之慟輟朝三日賜銀三千兩絹三千匹發兩河卒爲治冢篆其碑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贈尚書令謚曰忠獻配享英宗廟庭常令其子若孫一人官于相以護丘墓故事三省長官惟尚書令爲尤重贈者必兼他官至琦乃單贈後又詔雖當追策不復更加師保蓋貴之也琦蚤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愠不見于色論者以重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其爲學士臨邊年甫三十天下已稱爲韓公嘉祐治平間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諫曰公所爲誠善萬

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琦歎曰是何言也今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聞者愧服在魏都又遼使每過移牒必書名曰以韓公在此故也忠彥使遼遼主問知其貌類父即命工圖之其見重於外國也如此琦天資朴忠折節下士無賤貴禮之如一尤以獎拔人材爲急儻公論所與雖意所不悅亦收用之故得人爲多選飭群司皆使奉法循理其所建請第顧義所在無適莫心在相位時王安石有盛名或以爲可用琦獨不然之及守相陞辭神宗曰卿去誰可屬國

者王安石何如琦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上不答其鎮大名也魏人為立生祠相人愛之如父母有鬪訟傳相勸止曰勿撓吾侍中也與富弼齊名號稱賢相人謂之富韓云徽宗追論琦定策勲贈魏郡王子五人忠彥端彥純彥粹彥嘉彥端彥右贊善大夫純彥官至徽猷閣直學士粹彥為吏部侍郎終龍圖閣學士嘉彥尚神宗女齊國公主拜駙馬都尉終瀛海軍承宣使

忠彥字師朴少以父任為將作監簿復舉進士琦罷政忠彥以秘書丞召試館職除校理同知太常禮院為開封府判官三司鹽鐵判官出通判永寧軍召還為戶部判官琦薨服除為直龍圖閣擢天章閣待制知瀛州朝廷以夏人囚廢其主秉常用兵西方既下米脂等城砦數十夏人求救于遼遼人移書繼至會遣使賀遼主生辰神宗以命忠彥遂以給事中奉使遼遣趙資睦迓之語及西事忠彥曰此小役也何問為遼王使其臣王言敷燕于館言敷問夏國胡罪而中國兵不解無失兩朝之權則善矣忠彥曰問罪西夏於二國之好何預乎使還時官制行章惇為門下侍郎奏給事中東省屬官封駁宜先稟而後上忠彥

奏朝廷之事執政之所行也事當封駁則與執政固已異矣尚何稟議之有詔從其請左僕射王珪為南郊大禮使事之當下者自從其所畫旨忠妾以官制駁之曰今事于南郊者大禮使既不從中畫旨處分出一時者又不從中書奏審官制之行曾未期月而廟堂自渝之後將若之何乃詔事無鉅細必經三省而後行拜禮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定州元祐中召為戶部尚書擢尚書左丞弟嘉彥尚主改同知樞密院事遷知院事哲宗親政更用大臣言者觀望爭言垂簾時事忠彥言昔仁宗始政嘗時亦多譏斥章

獻時事仁宗惡其持情近薄下詔戒飭陛下能法仁祖用心則善矣以觀文殿學士知真定府移定州忠彥在西府以用兵西方非是願以所取之地棄還之以息民力至是言者以為言降資政殿學士改知大名府徽宗即位以吏部尚書召拜門下侍郎忠彥陳四事一曰廣仁恩二曰開言路三曰去疑似四曰戒用兵踰月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上用忠彥言數下詔蠲天下逋負盡還流人而甄叙之忠直敢言若知名之士稍見收用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儀國公而曾布為右相多不協言事者助布排忠彥以

觀文殿大學士知大名府又以欽聖欲復廢后爲忠
彥罪再降太中大夫懷州居住又論忠彥在相位不
應棄湟州謫崇信軍節度副使濟州居住逮復湟鄯
又謫磁州團練副使復太中大夫遂以宣奉大夫致
仕卒年七十二子治徽宗時爲太僕少卿出知相州
以疾丐祠命其子肖曹代之別有傳

論曰琦相三朝立二帝厥功大矣當治平危疑之際
兩宮幾成嫌隙琦處之裕如卒安社稷人服其量歐
陽脩稱其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
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豈不信哉忠彥世濟
其美繼登相位宜矣

曾公亮字明仲泉州晉江人舉進士甲科知會稽縣
民田鏡湖旁每患湖溢公亮立斗門泄水入曹娥江
民受其利坐父買田境中謫監湖州酒又之爲國子
監直講改諸王府侍講歲滿當用故事試館職獨獻
所爲文授集賢校理天章閣侍講修起居注擢天章
閣待制賜金紫先是待制不改服仁宗面錫之曰朕
自講席賜卿所以尊寵儒臣也遂知制誥兼史館修
撰爲翰林學士判三班院三班吏叢猥非賊謝不行
貴游子弟多倚勢請謁公亮撥前後章程視以從事

吏不能舉手以端明殿學士知鄭州爲政有能聲盜
悉竄他境至夜戶不閉嘗有使客亡橐中物移書詰
盜公亮報吾境不藏盜殆從者之慶耳索之果然復
爲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未幾擢給事中參知政事
加禮部侍郎除樞密使嘉祐六年拜吏部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公亮明練文法更踐
又習知朝廷臺閣典憲首相韓琦每咨訪焉仁宗末
年琦請建儲與公亮等共定大議密州民田產銀或
盜取之大理當以彊公亮曰此禁物也取之雖彊與
盜物民家有間矣固爭之遂下有司議比劫禁物法

盜得不死初東州人多用此抵法自是無死者契丹
縱人漁界河又數通鹽舟吏不敢禁皆謂與之校且
生事公亮言萌芽不禁後將柰何雄州趙滋勇而有
謀可任也使諭以指意邊害訖息英宗即位加中書
侍郎兼禮部尚書尋知戶部尚書帝不豫遣使至不
能見命公亮宴于館使者不肯赴公亮質之曰錫宴
不赴是不虔君命也人主有疾而必使親臨處之安
乎使者即就席神宗即位加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
熙寧二年進昭文館大學士累封魯國公以老避位
三年九月拜司空兼侍中河陽三城節度使集禧觀

使明年起判永興軍先是慶平叛既伏誅而餘黨越
供自陝以西皆警備閱義勇益邊兵移內地租賦入
情騷然公亮一鎮以靜次第奏罷之專務裁抑冗費
長安豪喜造飛語聲言營卒怨減削謀以上元夜結
外兵爲亂邦人大恐或勸母出游公亮不爲動張燈
縱觀與賓佐竟夕乃歸居一歲還京師旋以太保致
仕元豐元年卒年八十帝臨哭輟朝三日贈太師中
書令謚曰宣靖配享英宗廟庭及葬御篆其碑首曰
兩朝顧命定策亞勲之碑公亮方厚莊重沉深周密
平居謹繩墨蹈規矩然性吝嗇殖貨至鉅萬帝嘗以

方張安世初薦王安石及同輔政知上方向之陰爲
子孫計凡更張庶事一切聽順而外若不與之者嘗
遣子孝寬參其謀至上前略無所異於是帝益信任
安石安石德其助已故引擢孝寬至樞密以報之蘇
軾嘗從容責公亮不能救正公亮曰上與介甫如一
人此乃天也世譏其持祿固寵云子孝寬從子孝廣
孝蘊

孝寬字令綽以陰知桐城縣選知咸平縣民詣府訴
一兩傷麥府以妄杖之孝寬躬行田辨其實得蠲賦除
秘閣修撰提點開封府界鎮縣保甲法行民相驚言

且籍爲兵知府韓維上言乞候農隙行之孝寬榜十七縣揭賞告捕扇惑者民兵不敢訐維之言不得行入知審官東院判刑部熙寧五年遷樞密都承旨承旨用文臣自孝寬始擢拜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丁父憂除喪以端明殿學士知河陽徙鄆鄆有孟子廟孝寬請於朝得封鄒國公配享孔子連徙鎮以吏部尚書召道卒年六十六贈右光祿大夫

孝廣字仲錫元豐末爲北外都水丞元祐中大臣議復河故道召孝廣問之言不可出通判保州久之復爲都水丞前此班行使臣部木棧至者須校驗無所

失亡乃得送銓監吏領賦謝不時遣孝廣治籍疏姓名謹其去留一歲中歸選者百輩除京西轉運判官入爲水部員外郎河決內黃詔孝廣行視遂疏蘇村鑿鉅野導河北流紆澶滑深瀛之害遷都水使者洛水頻歲溢涌浸齧北岸孝廣按河隄得廢渡口遺迹曰此昔人所以殺水勢也即日濬決之累石爲防自是無水患出提點永興路刑獄陝西京西轉運副使還爲左司郎中擢戶部侍郎進尚書坐錢帛不給費罷爲天章閣待制知杭州又以前聘契丹失奉使體奪職尋復之移知潭州加顯謨閣直學士知鄆州孝

二百九十二个
廣與胡安國鄒浩善皆大觀中忤時相御史論之復奪職知饒州踰年徙廣州歷成德軍太原府得故職以卒年六十贈正議大夫孝廣涖官以嚴稱獲盜輒碎其手焉

孝蘊字處善紹聖中管幹發運司糶糶事建言揚之瓜洲潤之京口常之犇牛易堰為牌以便漕運商賈既成公私使之提舉兩浙常平改轉運判官知臨江軍召為左司員外郎遷起居舍人時京邑有盜徽宗怒期三日不獲坐尹罪孝蘊奏求盜急則遁益遠小陵當自出從其言得盜崇寧建殿中省擢為監居數

月言者論其與張商英善以集賢殿修撰出知襄州徙江浙荆淮發運泗州議開直河以避漲溢沙石之害孝蘊以淮汴不相接不可成既而工役大集竟成之策勲第賞辭不受未幾河果塞召為戶部侍郎帝嘗問右曹儲物幾何疾作不能對徙工部以顯謨閣待制知杭州其後坐累連削黜至貶安遠軍節度副使宣和二年始復天章閣待制知歙州方臘起青溪孝蘊約敕郡內無得奔擾分兵守阨塞有避賊來歸者獲罪使出境人稍恃以安會移青州既行而歙陷道改杭州時賊已破杭孝蘊單車至城下城既克復

軍士多殺人孝蘊下令從者得自首無輒殺皆束手不敢驚論功進顯謨閣直學士又加龍圖閣學士卒年六十五贈通議大夫

陳升之字暘叔建州建陽人舉進士歷知封州漢陽軍入爲監察御史右司諫改起居舍人知諫院時俗好藏去交親尺牘有訟則轉相告言有司據以推詰升之謂此告訐之習也請禁止之又言三館爲搢紳華途近者用人益輕遂爲貴游進取之階請嚴其選詔自今臣僚乞子孫恩者毋得除館閣著作佐郎王瓘遇殿帥郭承祐於道訶怒不下馬執送府升之言

京官不宜爲節度使下馬因劾承祐驕恣解其任張堯佐緣後宮親爲三司使尋爲宣徽使內侍王守忠領兩鎮留後求升正班御史張昇補郡又不召彭思永論事令窮問所從來唐介擊宰相斥嶺南升之皆極諫遷侍御史知雜事凡任言責五年所上數十百事然持論不堅以故不盡施用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知瀛州真定府加龍圖閣直學士復知諫院上言天下州縣治否朝廷不能周知悉付之轉運使今選用不精又無考課非閭滯罷懦則凌肆刻薄所以疾苦愁歎壅於上聞必欲垂意元元宜從此始

字四百八十八
乃詔翰林學士承旨孫抃權御史中丞張昇與升之
同領密勘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功務升之初爲諫官
時嘗請抑絕內降詔許有司執奏勿下至是申言之
詔委三省劾正其罪仍揭於朝堂文彥博乞罷相升
之慮樞密使賈昌朝復用疏論其邪昌朝卒罷去遷
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歲餘拜樞密副使於是諫官
御史唐介范師道呂誨趙抃王陶交章論升之陰結
宦者故得大用仁宗以示升之升之丐去帝謂輔臣
曰朕選用執政豈容內臣預議邪乃兩罷之以升之
爲資政殿學士知定州徙太原府治平二年復拜樞

密副使神宗立以母老請郡爲觀文殿學士知越州
熙寧元年徙許中道改大名府過闕留知樞密院故
事樞密使與知院事不並置一時文彥博呂公著旣爲
使帝以升之三輔政欲稍異其禮故特命之明年同
制置三司條例司與王安石共事數月拜中書門下
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升之旣相遂請免條例司其
說以爲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安石曰
古之六卿即今之執政有司馬司徒司空各名一職
何害於理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條例則可但今制置
三司一官則不可由是忤安石稱疾歸卧逾十旬帝

數敦諭乃出會母喪去位終制召爲樞密使足疾不能立朝七年冬祀又不能相禮拜鎮江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揚州封秀國公卒年六十九贈太保中書令謚曰成肅升之深狡多數善傳會以取富貴王安石用事患正論盈庭引升之自助升之心知其不可而竭力爲之用安石德之故使先已爲相甫得志即求解條例司又時爲小異陽若不與之同者世以是譏之謂之筌相升之初名旭避神宗嫌名改焉

吳充字冲卿建州浦城人未冠舉進士與兄育京方皆高第調穀熟主簿入爲國子監直講吳王宮教授

等輩多與宗室狎充齒最少獨以嚴見憚相率設席受經充作大箴以獻曰視曰聽曰好曰學曰進德曰崇儉仁宗命繕寫賜皇族英宗在藩邸書之坐右除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選人胡宗堯者翰林學士宿之子坐小累不得改京官判銓歐陽脩爲之請仇家譖脩以爲黨宿詔出脩同州充言脩以忠直擢侍從不宜用讒逐若以爲私則臣願與脩同貶於是脩復留而充改知太常禮院張青妃薨治喪越式判寺王洙命吏以印紙行文書不令同僚知充移開封治吏罪忤執政意出知高郵軍還爲群牧判官開封府推

四十八
官歷知陝州京西淮南河東轉運使英宗立數問充
所在會入覲語其為吳王宮教授時事嘉勞之尋權
鹽鐵副使熙寧元年知制誥神宗諭以任用意曰先
帝知卿久矣遂同知諫院言士大夫親沒或棄殯數
十年傷敗風化宜限期使葬詔著為令河北水災地
震為安撫使使還王安石參知政事充子安持其壻
也引嫌解諫職知審刑院權三司使為翰林學士三
年拜樞密副使王韶取洮州蕃酋木征遁去充請招
還故地縻以爵秩使自領所部永為外臣無庸列置
郡縣殫財屈力時方以開拓付韶充言不用八年進

檢校太傅樞密使充雖與安石連姻而心不善其所
為數為帝言政事不便帝察其中立無與欲相之安
石去遂代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充欲有
所變革乞召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乃薦孫覺
李常程顥等數十人光亦以充可告語與之書曰自
新法之行中外洶洶民困於煩苛迫於誅斂愁怨流
離轉死溝壑日夜引領冀朝廷覺悟一變敝法幾年
于茲矣今日救天下之急苟不能青苗免役保甲市
易息征伐之謀而欲求成效猶惡湯之沸而益薪鼓
橐也欲去此五者必先別利害以悟人主之心欲悟

字四百令八十八
人主之心必先開言路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失
今不治遂爲痼疾矣充不能用王珪與充並相忌充
陰掣其肘而充素惡蔡確確治相州獄捕安持及親
戚官屬考治欲鉤致充語帝獨明其亡他及確預政
充與議變法於前數爲所訕安南師出無功知諫院
張璪又謂充與郭逵書止其進兵復置獄充旣數遭
同列困毀素病癘積憂畏疾益侵元豐三年三月輿
歸第罷爲觀文殿大學士西太一宮使踰月卒年六
十贈司空兼侍中謚曰正憲充內行修飭事尤甚謹
爲相務安靜性沉密對家人語未嘗及國家事所言

於上人莫知者將終戒妻子勿以私事干朝廷帝益
悲之世謂充心正而力不足譏其知不可而弗能勇
退也子安詩安持安詩在元祐時爲諫官起居郎安
持爲都水使者遷工部侍郎終天章閣待制安詩子
儲安持子侔官皆負外郎坐與妖人張懷素通謀誅
死

王珪字禹玉成都華陽人後徙舒魯祖永事太宗爲
右補闕吳越納土受命往均賦至則悉除無名之筭
民皆感泣使還或言其多弛賦租帝詰之對曰使新
附之邦蒙天子仁恩臣雖得罪死不恨帝大悅珪弱

歲奇警出語驚人從兄琪讀其所賦喟曰騏驥方生
已有千里之志但蘭筋未就耳舉進士甲科通判揚
州吏民皆少珪有大校嫚不謹粹置之法王倫犯淮
南珪議出郊掩擊之賊遁去召直集賢院爲鹽鐵判
官修起居注接伴契丹使北使過魏舊皆盛服入至
是欲便服妄云衣冠在後乘珪命取授之使者愧謝
遂爲賀正且使進知制誥知審官院爲翰林學士知
開封府遭母憂除喪復爲學士兼侍讀學士先是三
聖並脩南郊而溫成廟享獻同太室珪言三后並配
所以致孝也而瀆乎饗帝後宮有廟所以廣恩也而

僭乎饗親於是專以太祖侑于郊而改溫成廟爲祠
殿嘉祐立皇子中書召珪作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
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
意乎仁宗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
脩聞而歎曰真學士也帝宴寶文閣作飛白書分侍
臣命珪識歲月姓名再宴群王又使爲序以所御筆
墨牋硯賜之英宗立當撰先帝謚珪言古者賤不誅
貴幼不誅長故天子稱天以誅之制謚於郊若云受
之於天者近制唯詞臣撰議庶僚不得參聞頗違稱
天之義請令兩制共議從之濮王追崇典禮珪與侍

字四百令八
從禮官合議宜稱皇伯三夫人改封大國執政不以
爲然其後三夫人之稱卒如初議始珪之請對而作
詔也有密譖之者英宗在位之四年忽召至藥珠殿
傳詔令兼端明殿學士錫之盤龍金盃諭之曰秘殿
之職非直器卿于翰墨聞二府貧缺即出命矣曩有
讒口朕今釋然無疑珪謝曰非陛下至明臣死無日
矣神宗即位遷學士承旨珪典內外制十八年最爲
久次嘗因展事齋宮賦詩有所感帝見而憐之熙寧
三年拜參知政事九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
殿大學士元豐官制行由禮部侍郎超授銀青光祿

大夫五年正三省官名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以蔡確爲右僕射先是神宗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
新舊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珪確
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所出確曰陛下又欲收靈武
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確帝嘗欲召司馬
光珪薦俞充帥慶使上平西夏策珪意以爲旣用兵
深入必不召光雖召將不至已而光果不召永樂之
敗死者十餘萬人實珪啓之八年帝有疾珪白皇太
后請立延安郡王爲太子太子立是爲哲宗進珪金
紫光祿大夫封岐國公五月卒於位年六十七特輟

朝五日賻金帛五千贈太師謚曰文公賜壽昌甲第
珪以文學進流輩咸共推許其文閎侈壞麗自成一
家朝廷大典策多出其手詞林稱之然自執政至宰
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率道諛將順當時目爲三旨
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
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也紹聖中邢恕謗起黃履
葉祖洽劉拯交論珪元豐末命事以爲當時兩府大
臣嘗議奏請建儲珪輒語李清臣云他自家事外庭
不當管恕又誘教高道裕子士京士京奏言珪欲立雍
王遣士京故兄士充傳道言語於禁中珪由是得罪

追貶萬安軍司戶參軍削子籍徽宗即位還其官封
蔡京秉政復奪贈謚政和中又復之珪季父罕從兄
琪

罕字師言以蔭知宜興縣縣多湖田歲訴水輕重失
其平罕躬至田處列高下爲圖明年訴牒至按圖示
之某戶可免某戶不可免衆皆服范仲淹在潤奏下
其式于諸道西方用兵仍年科箭羽于東南價踊貴
富室至豫貯以待鬻罕白郡守倍其直市之而令民
輸錢旁州聞之皆願如常州法累遷戶部判官修太
宗別廟中貴人大慮材將一新之罕白是特歲又丹

漆黥闇但當致飾耳棖櫨皆如故唯易一楹省緡錢十萬出爲廣東轉運使儂智高入寇罕行部在潮廣州守仲簡自園中遣書邀罕罕報曰吾家亦受困非不欲歸顧獨歸無益當求所以相濟者遂還惠州之惡少年正相率爲盜里落驚擾惠人要罕出城及郊遮道求救護者數千計罕擇父老可語者問以策曰吾屬皆有田客欲給以兵使相保聚罕曰有田客者如是得矣無者奈何乃呼耆長發里民補壯丁每長二百人又令邑尉增弓手二千已時下令約申而集募有方略者許以官秩金帛使爲甲首久之無至

者有婦人訴爲僕奪釵珥捕得之并執奪攘者十八輩皆梟首決口置道左傳曰此耆長發爲壯丁不肯行者也觀者始有怖色至期得六百人尉所部亦至於是染庫帛爲旗授之割牛革爲盾形柔之湯中每盾削竹籤十六穿于革以木爲鼻使持之自蔽斷苦竹數千銛其末使操爲兵悉出公私戎器檄告屬城倣而行之數日衆大振向之惡少年皆隸行伍無敢動乃簡卒三千方舟建旗伐鼓作樂順流而下將至廣悉衆登岸斬木爲鹿角積高數仞營于南門智高戴黃蓋臨觀相去三十步見已嚴備不敢犯罕徐開

門而入智高遂解去時南道郵驛斷絕罕上事不得通而提點刑獄鮑軻道處南雄數具奏及賊平軻受賞罕謫監信州酒安撫使孫沔言罕實有功復以為西路轉運使或傳智高不死走火峒儂宗旦據險聚眾邕守蕭注謀擊之罕呼宗旦子日新謂之曰汝父內為交趾所仇外為邊將希賞之餌非計也汝歸報擇利而為之於是父子俱降徙知潭州權戶部度支副使復為潭州為政務適人情不加威罰有狂婦數訴事出言無章却之則勃罵前守每叱逐之罕獨引至前委曲徐問又稍可曉乃本為人妻無子父死妾

有子遂逐婦而據家資屢訴不得直因憤恚發狂罕為治妾而反其資婦良愈郡人傳為神明監司上治狀敕書褒諭賜絹三百徙知明州以光祿卿卒年八十兄之子珪少孤罕教養有恩後珪貴每予書必以盛滿為戒云

琪字君玉兒童時已能為歌詩起進士調江都主簿上時務十二事請建義倉置營田減度僧罷鬻爵禁錦綺珠貝行鄉飲籍田復制科興學校仁宗嘉之除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帝宴太清樓命館閣臣作山水石歌琪獨蒙褒賞詔通判舒州歲饑奏發廩救民未

報先振以公租守以下皆不聽琪挺身任之知復州
民毆佃客死吏論如律琪疑之留未決已而新制下
凡如是者聽減死歷開封府推官直集賢院兩浙淮
南轉運使修起居注鹽鐵判官判戶部勾院知制誥
嘗入對便殿帝從容謂曰卿雅有心計若三司缺使
當無以易卿會奉使契丹因感疾還上介誣其詐責
信州團練副使又之以龍圖閣待制知潤州轉運使
欲浚常潤漕河琪陳其不便詔寢役而後議者卒請
廢古城埭破古函管而浚之河反狹舟不得方行公
訟交病徙知江寧先是府多火災或託以鬼神人不
敢救琪召令廂邏具為作賞捕之法未幾得姦人誅
之火患遂息復知制誥加樞密直學士知鄧州徙揚
州入判太常寺又出知杭州復為揚州潤州以禮部
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二琪性孤介不與時合數臨東
南名鎮政尚簡靜每疾俗吏飾厨傳以沽名譽故待
賓客頗闊略間造飛語起謗終不自恤葬于真州詔
真揚二州發卒護其窆蓋異數也

論曰公亮靜重鎮浮練達典憲與韓琦並相號稱老
成升之自為言官即著直聲然皆挾術任數公亮疾
琦專任薦王安石以間之升之陰助安石陽為異同

三百令十四个
以避清議二人措慮如此豈誠心謀國者乎新法之
行何望其能正掾也及安石去位充珪實代之天下
喁喁思有所休息充力不逮心同僚左掣右伺至鞅
鞅以死傷哉其不足與有行也珪容身固位於勢何
所重輕而陰忌正人以濟其患失之謀鄙夫可與事
君也與哉

列傳卷第七十一

列傳卷第七十二

宋史三百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事書左丞相監修國史領筵事都總裁

勅修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初母韓有娠夢旌旗鶴鴈降其
庭云有天子赦己而生弼少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
竒之曰王佐才也以其文示王曾晏殊殊妻以女仁
宗復制科仲淹謂弼子當以是進舉茂材異等授將
作監丞簽書河陽判官仲淹坐爭廢后事貶弼上言
是一舉而二失也縱未能復后宜還仲淹不聽通判

文彥博

絳州遷直集賢院趙元昊反弼疏陳八事乞斬其使者召爲開封府推官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弼請罷宴徹樂就館賜北使酒食執政不可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爲朝廷羞後聞契丹果罷宴帝深悔之時禁臣僚越職言事弼因論日食極言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寇邠延破金明鈴轄盧守勲不救內侍黃德和引兵走大將劉平戰死德和誣其降弼請按竟其獄德和坐要斬夏守斌爲陝西都部署又以入內都知王守忠爲鈴轄弼言用守斌旣爲天下笑今益以守忠殆與唐監軍無異守勲德和覆

車之轍可復蹈乎詔罷守忠又請令宰相兼領樞密院時西夏首領二人來降但補借奉職弼言當厚賞以勸來者事下中書宰相初不知也弼歎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邪更極論之於是從弼言除鹽鐵判官史館修撰奉使契丹慶曆二年爲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堂吏有偽爲僧牒者聞封不敢治弼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呂夷簡不悅會契丹也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求關南地朝廷擇報聘者皆以其情叵測莫敢行夷簡因是薦弼歐陽脩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請留之不報弼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

不敢愛其死帝為動色先以為接伴英等入境中使
 迎勞之英託疾不拜弼曰昔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
 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英矍然起拜弼開懷與
 語英感悅亦不復隱其情遂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
 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足矣弼具以聞帝唯
 許增歲幣仍以宗室女嫁其子進弼樞密直學士辭
 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遂以官爵賂之遂為使
 報聘既至六符來館客弼見契丹主問故契丹主曰
 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為
 群臣請舉兵而南吾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

舉兵未晚也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
 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
 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
 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為身謀耳契丹主驚
 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
 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壯士健馬物故太
 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脩明上下一心
 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
 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
 主群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

四 百 九 十 九
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
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遺約也契丹主曰微卿
言吾不知其詳然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弼曰晉以
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皆異代事若各求地
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六符曰吾主耻受金帛堅欲十
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朕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
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
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
假此爲詞耳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
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明日契丹主

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又言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
覆陳必不可狀且言北朝旣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
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
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昏可議
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張公主出降齎送不過
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歸曰
俟卿再至當擇一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歸復命
復持二議及受口傳之詞于政府以徃行次樂壽謂
副使張茂實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
傳異吾事敗矣啓視果不同即馳還都以晡時入見

四十五 公九 卷十一 本 六
易書而行及至契丹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遺
我之辭當曰獻否則曰納弼爭之契丹主曰南朝旣
懼我矣於二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
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憚更成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至
於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
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弼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
於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
豈復有此禮哉弼聲色俱厲契丹知不可奪乃曰吾
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劉六符來弼歸奏曰臣以死拒
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朝廷竟以納字與之始受命

聞一女卒再命聞一子生皆不顧又除樞密直學士
遷翰林學士皆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特以方討
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乎三年拜樞
密副使辭之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兼侍讀學士七
月復拜樞密副使弼言契丹旣結好議者便謂無事
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耻坐薪
嘗膽不忘修政以誥納上前而罷踰月復申前命使
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弼乃受帝
銳以太平責成宰輔數下詔督弼與范仲淹等又開
天章閣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爲者且命仲淹主西事

弼主北事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二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爲本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不稱臣弼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臣則契丹爲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四年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呆兒族於河東爲近帝疑二邊同謀弼曰兵出無名契丹不爲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今契丹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城威塞以備之呆兒屢寇威塞契丹疑元昊使之故爲是役安能合而寇我哉或請調發爲備弼

曰如此正墮其計臣請任之帝乃止契丹卒不動夏竦不得志中弼以飛語弼懼求宣撫河北還以資政殿學士出知鄆州歲餘讒不驗加給事中移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守后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爲大家葬之目曰叢冢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

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帝聞之遣使褒勞拜禮部侍郎弼曰此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蒸爲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式一則叛齊州禁兵欲應之或詣弼告齊非弼所部恐事泄變生適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青弼度其可用密付以事使馳至齊發吏卒取之無得脫者即自劾願擅之罪帝益嘉之復以爲禮部侍郎又辭不受遷大學士徙知鄭蔡河陽加觀文殿學士改宣徽南院使判并州至和二

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帝微覘知之以語學士歐陽脩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豈若今日人情如此哉脩頓首賀帝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慄弼彥博入問疾因託襪禮書止宿連夕每事皆關白乃行宮內肅然語在彥博傳嘉祐三年進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弼爲相守典故行故事而傳以公議無容心於其間當是時百官任職天下無事六年三月以母憂去位詔爲罷春宴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帝虛位五起之弼謂此金革變禮不可施於平世

卒不從命英宗立召爲樞密使居二年以足疾求解
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揚州封祁
國公進封鄭熙寧元年徙判汝州詔入覲許有輿至
殿門神宗御內東門小殿令其子成以進且命母拜
坐語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爲對曰人主好
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姦人得以傳會當如天之
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無不得
其實矣又問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
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至日晏乃退欲以集禧
觀使留之力辭赴郡明年二月召拜司空兼侍中賜

甲第悉辭之以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時有爲
帝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者弼聞而歎
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此必姦
人欲進邪說以搆上心使輔拂諫爭之臣無所施其
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力論
之又言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
察勿以同異爲喜怒喜怒爲用捨陛下好使人伺察
外事故姦險得志又多出親批若事事皆中亦非爲
君之道脫十中七八積日累月所失亦多今中外之
務漸有更張大抵小人惟喜生事願深燭其然無使

有悔是時又旱群臣請上尊號及用樂帝不許而以
 同天節契丹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弼言此盛德事
 正當以此示之乞并罷上壽帝從之即日雨弼又上
 疏願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帝手詔褒答之王安
 石用事雅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章數
 十上神宗將許之問曰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
 彥博神宗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拜武
 寧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改亳州青苗
 法出弼以謂如是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持不行提
 舉官趙濟劾弼格詔肯侍御中鄧綰又乞付有司鞫

治乃以僕射判汝州安石曰弼雖責猶不失富貴昔
 鯨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此二罪止奪使相
 何由沮姦帝不答弼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
 願歸洛養疾許之遂請老加拜司空進封韓國公致
 仕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郭逵討安南
 乞詔逵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爭河東地界言其
 不可許星文有變乞開廣言路又請速改新法以解
 倒縣之急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安石有所
 建明却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
 歎者即嘗至矣其敬之如此元豐三年王堯臣之子

同老上言故父參知政事時當仁宗服藥嘗與弼及
文彥博議立儲嗣會翊日有瘳其事遂寢帝以問彥
博對與同老合帝始知至和時事嘉弼不自言以爲
司徒六年八月薨年八十手封遺奏使其子紹庭上
之其大畧云陛下即位之初邪臣納說圖任之際聽
受失宜上誤聰明浸成禍患今上自輔臣下及多士
畏禍圖利習成敝風忠詞謹論無復上達臣老病將
死尚何顧求特以不忍上負聖明輒傾肝膽冀哀憐
愚忠曲垂采納去年永樂之役兵民死亡者數十萬
今又戍未解百姓困窮豈諱過耻敗不思救禍之時

乎天地至仁寧與羌夷校曲直勝負願歸其侵地休
兵息民使關陝之間稍遂生理兼陝西再團保甲又
首教場州縣奉行勢侔星火人情惶駭難以復用不
若寢罷以綏懷之臣之所陳急於濟事若夫要道則
在聖人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辨耳陛下審
觀天下之勢豈以爲無足慮邪帝覽奏震悼輟朝三
日內出祭文致奠贈太尉謚曰文忠弼性至孝恭儉
好修與人言必盡敬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亢
禮氣色穆然不見喜愠其好善嫉惡出於天資常言
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

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搆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於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其終身皆出於此云元祐初配享神宗廟庭哲宗篆其碑首曰顯忠尚德命學士蘇軾撰文刻之紹聖中章惇執政謂弼得罪先帝罷配享至靖康初詔復舊典焉

紹庭字德先性靖重能守家法弼薨兩女與婿及甥皆同居紹庭待之與父時不殊一家之事毫髮不敢變族里稱焉歷宗正丞提舉三門白波輦運通判絳州建中靖國初除提舉河北西路常平辭曰熙寧變法之初先臣以不行青苗被罪臣不敢為此官徽宗嘉之擢祠部員外郎未幾出知宿州卒年六十八子直柔紹興中同知樞密院事別有傳

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其先本敬氏以避晉高祖及宋翼祖諱改焉少與張昇高若訥從穎昌史炤學炤母異之曰貴人也待之甚厚及進士第知翼城縣通判絳州爲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西方用兵偏校有臨陳先退望敵不進者大將守著令皆申覆彥博言此可施之平居無事時爾今擁兵數十萬而將權不專兵法不峻將何以濟仁宗嘉納之黃德和

之誣劉平降虜也以金帶賂平奴使附已詭以證平
家二百口皆械繫詔彥博置獄于河中鞠治得實德
和黨援盛謀翻其獄至遣他御史來彥博拒不納曰
朝廷慮獄不就故遣君今案具矣宜亟還事或弗成
彥博執其咎德和并奴卒就誅以直史館爲河東轉
運副使鄜州餉道回遠銀城河外有唐時故道廢弗
治彥博父洎爲轉運使日將復之未及而卒彥博嗣
成父志益儲粟元昊來寇圍城十日知有備解去遷
天章閣待制都轉運使連進龍圖閣樞密直學士知
秦州改益州嘗擊毬餘轄解聞外喧甚乃卒長杖一

五不伏呼入問狀令引出與杖又不受遂呼入斬之
竟毬乃歸召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具州王則反明
鎬討之又李克彥博請行命爲宣撫使旬日賊潰檻
則送京師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薦
張瓌韓維王安石等恬退守道乞養勸以屬風俗與
樞密使龐籍議省兵凡汰爲民及給半廩者合八萬
論者紛紛然謂必聚爲盜帝亦疑焉彥博曰今公私困
竭正坐兵冗脫有難臣請死之其策訖行歸兵亦無
事進昭文館大學士御史唐介劾其在蜀日以奇錦
結宮掖因之登用介旣貶彥博亦罷爲觀文殿大學

士知許州改忠武軍節度使知永興軍至和二年復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與富弼同拜士大夫皆以得人爲慶語見弼傳三年正月帝方受朝疾暴作次入禁中彥博呼內侍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之曰爾曹出入禁闈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邪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同列劉沆富弼謀啓醮大慶殿因留宿殿廬志聰曰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時邪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上變不使入明言有禁卒告都虞候欲爲亂沆欲捕治彥博召都

指揮使許懷德問都虞候何如人懷德稱其愿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衆乃請沆判狀尾斬於軍門先是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商湖河穿六深渠入橫隴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弼陰約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俟執政聚時於殿庭抗言國家不當穿河于北方致上體不安彥博知其意有所在然未有以制之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政亦繼隆所教也史志聰以其狀白執政彥博視而懷之不以示同列而有喜色徐召二人詰之曰汝今日有所言乎曰然彥博曰天文變

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誅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僭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安衆皆曰善旣而議遣司天官定六潔方位復使二人往繼隆白請留之彥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之者耳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潔恐治前罪更言六潔在東北非正北也帝疾愈彥博等始歸第當是時京師業業賴彥博弼持重衆心以安沆密白帝曰陛下遠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聞之以沆判呈

帝意乃解御史吳中復乞召還唐介彥博因言介頃爲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時以彥博爲厚德義之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封潞國公改鎮保平判大名府又改鎮成德遷尚書左僕射判太原府俄復鎮保平判河南丁母憂英宗即位起復成德軍節度使三上表乞終喪許之初仁宗之不豫也彥博與富弼等乞立儲嗣仁宗許焉而後宮將有就館者故其事緩已而彥博去位其後弼亦以憂去彥博旣服闋復以故官判河南有詔入覲英宗曰朕之

立卿之力也彥博竦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
聖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力之有兼陛下登儲纂
極之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與
焉帝曰備聞始議卿於朕有恩彥博遜避不敢當帝
曰暫煩西行即召還矣尋除侍中徙鎮淮南判永興
軍入爲樞密使劍南西川節度使熙寧二年相陳升
之詔彥博朝廷宗臣其令升之位彥博下以稱遇賢
之意彥博曰國朝樞密使無位宰相上者獨曹利用
嘗在王曾張知白上臣忝知禮義不敢效利用所爲
以紊朝著固辭乃止夏人犯大順慶帥李復圭以陳

圖方略授鈐轄李信等趣夜出戰及敗乃妄奏信罪
彥博暴其非宰相王安石出誅信等秦人寃之慶州
兵亂彥博言於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
論以靜重爲先陛下厲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
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敝
爾安石知爲已發奮然排之曰求去民害何爲不可
若萬事隳勝乃西晉之風何益於治御史張商英欲
附安石接樞密使他事以挫彥博坐不實貶彥博在
樞府九年又以極論市易司監賣果實損國體斂民
怨爲安石所惡力引去拜司空河東節度使判河陽

徒大名府身雖在外而帝眷有加時監司多新進少年轉運判官汪輔之輒奏彥博不事事帝批其奏以付彥博曰以侍中舊德故煩卧護北門細務不必勞心輔之小臣敢爾無禮將別有處置未幾罷去初選人有李公義者請以鐵龍爪治河宦者黃懷信沿其制爲濟川祀天下指笑以爲兒戲安石獨信之遣都水丞范子淵行其法子淵奏用祀之功水悉歸故道退出民田數萬頃詔大名核實彥博言河非祀可濟雖甚愚之人皆知無益臣不敢雷同罔上疏至帝不悅復遣知制誥熊本等行視如彥博言子淵乃請覲

言本等見安石罷意彥博復相故傳會其說御史蔡確亦論本奉使無狀本等皆得罪獨彥博勿問尋加司徒元豐三年拜太尉復判河南於是王同老言至和中議崇嗣事彥博適入朝神宗問之彥博以前對英宗者復于帝曰先帝天命所在神器有歸實仁祖知子之明慈聖擁佑之力臣等何功帝曰雖云天命亦繫人謀卿深厚不伐善陰德如丙吉真定策社稷臣也彥博曰如周勃霍光是爲定策自至和以來中外之臣獻言甚衆臣等雖嘗有請弗果行其後韓琦等訖就大事蓋琦功也帝曰發端爲難是時仁祖意

已定嘉祐之末止申前詔爾正如丙吉霍光不相捨也遂加彥博兩鎮節度使辭不拜將行賜宴瓊林苑兩遣中謁者遺詩祖道當世榮之王中正經制邊事所過稱受密旨募禁兵將之而西彥博以無詔拒之中正亦不敢募而去久之請老以太師致仕居洛陽元祐初司馬光薦彥博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宣仁后將用為三省長官而言事者以為不可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恩禮甚渥然彥博無歲不求退居五年復致仕紹聖初章惇秉政言者論彥博朋附司馬光詆毀先烈降大子少保卒年

九十二崇寧中預元祐黨籍後特命出籍追復太師謚曰忠烈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元祐間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蘇軾館客與使人覲望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邪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既歸洛西羌首領溫溪心有名馬請於邊吏願以餽彥博詔許之其為外國所敬如此彥博雖窮貴極富而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其在洛也洛人邵雍程顥兄

弟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與富弼司馬光等
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會故事置酒賦詩相樂序齒
不序官為堂繪像其中謂之洛陽耆英會好事者莫
不慕之神宗導洛通汴而主者遏絕洛水不使入城
中洛人頗患苦之彥博因中使劉惟簡至洛語其故
惟簡以聞詔令通行如初遂為洛城無窮之利彥博
八子皆歷要官第六子及甫初以大理評事直史館
與邢恕相善元祐初為吏部員外郎以直龍圖閣知
同州彥博平章軍國及甫由右司員外郎引嫌改衛
尉光祿少卿彥博再致仕及甫知河陽召為太僕卿

權工部侍郎罷為集賢殿脩撰提舉明道宮蔡渭邢
恕持及甫私書造梁燾劉摯之謗逮詣詔獄及甫有
憾於元祐從而實之亦坐奪職未幾復之卒

論曰國家當隆盛之時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
有餘足比當世富弼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數十
年不見兵革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文彥博立朝端重
顧盼有威遠人來朝仰望風采其德望固足以折衝
禦侮於千里之表矣至於公忠直亮臨事果斷皆有
大臣之風又皆享高壽於承平之秋至和以來共定
大計功成退居朝野倚重熙豐而降弼彥博相繼以

五
列傳卷第七十二
論
老儉人無忌善類淪胥而宋業衰矣書曰番番良士
旅力既愆我尚有之豈不信然哉

列傳卷第七十二

